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四

何晏集解　邢昺疏

里仁第四

疏正義曰此篇明仁仁者善行之大名也君子體仁必能行禮樂故以次前也

子曰里仁爲美鄭曰里者仁之所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鄭曰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知也疏子曰至得知○正義曰此章言居必擇仁也里仁爲美者里居也仁者之所居處謂之里仁凡人之擇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也擇不處仁焉得知者焉猶安也擇求居處而不處仁者之里安得爲有知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孔曰久困則爲非不可以長處樂孔曰必驕佚仁者安仁包曰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知者利仁王曰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疏子曰至利仁○正義曰此章明仁性也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者言不仁之人不可令久長處貧約若久困則爲非也不可以長處樂者言亦不可令久長處

於富貴逸樂若久長處樂則必驕佚仁者安仁者謂天性仁者自然安而行之也知者利仁者知能照識前事知仁為美故利而行之也。註包曰至安仁。正義曰此經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與表記正同理亦不異云唯性仁者自然體之者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是也。註王曰至行之。正義曰云知仁為美故利而行之者言有知謀者貪利而行仁有利則行無利則止非本情也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孔曰唯仁者能好人之所好惡。正義曰此章言唯有仁德者無私於物故能審人之好惡也

疏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正義曰苟誠也此章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也。孔曰苟誠也言誠能志在於仁則其餘終無惡也

子曰唯仁者

孔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正義曰此章言唯有仁德者無私於物故能審人之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孔曰苟誠也言誠能志在於仁則其餘終無惡也

疏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正義曰苟誠也此章言誠能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孔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得之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者不得成名為君子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馬曰造次急遽顛沛偃仆雖急遽偃仆不違仁

疏子曰至於是。正義曰此章廣明仁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者富者是人之所貪欲也若不以其道而得之雖是人之所欲而仁者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者貧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者財曰貧無位曰賤此二者是人之所嫌惡也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而得之雖是人之所惡而仁者不違而去之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者惡乎道於何也言人欲為君子唯行仁道乃得君子之名若違去仁道則於何得成名為君子乎言去仁則不得成名為君子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者言仁不可斯須立身故君子無食頃違去仁道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者造次急遽也顛沛偃仆也言君子之人雖身有急遽偃仆之時而必守於是仁道而不違去也。註馬曰至違仁。正義曰云造次急遽者造次猶言草次鄭玄云倉卒也皆迫從不暇之意故云急遽云顛沛偃仆者說文云偃偃也仆頓也則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孔曰惡乎成名

偃是仰倒也仆是踣倒也雖遇此顛躓之時亦不違仁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孔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身也不如好仁者無以尚之孔曰無以更上之言難復加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此覆說上惡不仁者也言能疾惡不仁者亦得爲仁但其行少劣故曰其所爲仁矣也唯能不使不仁者加乎非義於己身也不如好仁者無以尚之爲優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者言世不脩仁也故曰

有人能一日之間用其力於仁道矣乎言人誠能一日用其力脩仁者耳我未見力不足者言德輶如毛行仁甚易我欲仁斯仁至矣何須用力故曰我未見欲爲仁而力不足者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者此孔子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曰蓋有能爲之者矣但我未之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孔曰黨黨類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爲仁矣（疏）子曰至仁矣。正義曰此章言仁恕也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者黨黨類也言人之爲過也君子小人各於其類也觀過斯知仁矣者言觀人之過使賢愚各當其所若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斯知仁者之用心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疏）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正義曰此章疾世無道也設若早朝聞世有道暮夕而死可無恨矣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疏）子曰至議也。正義曰此章言人當樂道固窮也士者人之有士行者也言士雖志在善道而衣服飲食好其

華美耻其麄惡者則是志道不篤故未足與言議於道也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疏）子曰至與比。正義曰此章貴義也適厚也莫薄也比親也言君子於天下之人無擇於富厚與窮薄者但有義者則與之相親也子曰君子懷德孔曰懷安也小人懷土孔曰懷重遷君子懷刑孔曰安於法小人懷惠包曰惠恩惠（疏）子曰至懷惠。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所安不同也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者懷安也君子執德不移是安於德也小人安安而不能遷者難於遷徙是安於土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者刑法制惠恩惠也君子樂於法制齊民是懷刑也小人唯利是親安於恩惠是懷惠也子曰放於利而行孔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孔曰取怨之道（疏）子曰放依也言人每事依於財利而行則是取怨之道也故多爲人所怨恨也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何有者言不難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包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疏）子曰至禮何。正義曰此章言治國者必須礼讓也能以禮讓爲國乎者爲猶治也禮節民心讓則不爭言人君能以禮讓爲教治其國乎云何有者謂以禮讓治國何有其難言不難也不能以禮讓爲國者言人君不能明禮讓以治民也如禮何者言有禮而不能用如此禮何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疏）子曰至知也。正義曰此章勸學也不患無位者言不憂爵位也患所以立者言但憂其無立身之才學耳不患莫己知者言不憂無人見知於己也求爲可知也者言求善道而學行之使己才學有可知重則人知己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孔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疏）子曰至已矣。正義曰此章明忠恕也子曰參乎者呼曾子名欲語之也吾道一以貫之者貫統也孔子語曾子言我所行之道唯用一理以統天下萬事之理也曾子曰唯者曾子直曉其理更不須問故答曰唯子出者孔子出去

也門人問曰何謂也者門人曾子弟子也不曉夫子之言故問於曾子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答門人也忠謂盡中心也恕謂忖己度物也言夫子之道唯以忠恕一理以統天下萬事之理更無他法故云而已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孔曰喻猶曉也（疏）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正義曰此章明君子小人所曉不同也喻曉也君子則曉於仁義小人則曉於財利

子曰見賢思齊焉包曰思與賢者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疏）子曰至省也○正義曰此章勉人為高行也見彼賢則思與之齊等見彼不賢則內自省察得無如彼人乎

子曰事父母幾諫包曰幾者微也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包曰見志見父母志有不從已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已之諫也勞而不怨者父母使已以勞辱之事已當至不怨○正義曰此并下四章皆明孝事父母幾諫者幾微也父母有過當微納善言以諫於父母也且志不從又敬不違者見父母志有不從已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已之諫也勞而不怨者父母使已以勞辱之事已當盡力服其勤不得怨父母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包曰方猶常也（疏）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正義曰方猶常也父母既存或時思欲見已故不遠遊遊必有常所欲使父母呼已得即知其處也設若告云詣甲則不得更詣乙恐父母呼已於甲處不見則使父母憂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鄭曰孝子在喪哀戚思慕無所改於父之道非心所忍為（疏）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正義曰言孝子在父母喪三年之中哀戚思慕無所改為父之道非心所忍為故也此章與學而篇同當是重出學而篇是孔註此是鄭註本或二處皆有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孔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疏）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正義曰言孝子當知父母之年也其意有二一則以父母年多見其壽考則喜也一則以父母年老形必衰弱見其衰老則憂懼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包曰古人之言不妄發口為身行之將不及

疏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正義曰此章明言躬身也逮及也言古人之言不妄出口爲身行之將不及故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疏子曰至鮮矣○正義曰此章貴儉鮮少也得中合禮爲事乃善設若奢儉俱不得中奢則驕佚招禍儉約無憂患是以約儉失者少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疏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正義曰此章貴言貴行也訥遲鈍也敏疾也言君子但欲遲鈍於言敏疾於行惡時人行不副言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疏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正義曰此章勸人脩德也有德則人所慕仰君不孤特必有同志相求與之爲鄰也○註方以至不孤○正義曰云方以類聚者周易乾卦文言也言志同者相求爲朋友也故必有是以不孤者案坤卦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立而德不孤言身有敬義以接於人則人必敬義以應之是亦德不孤也

子游曰事君數

斯辱矣朋友數斯疏

疏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正義曰此章明爲臣結交當以禮漸進也數謂速數數則瀆而不敬故事君數斯致罪辱矣朋友數斯見疏薄矣○註數謂速數之數○正義曰嫌讀爲上聲去聲故辨之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四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五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公冶長第五

疏正義曰此篇大指明賢人君子仁知剛直以前篇擇仁者之里而居故得學[illegible]卯下云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是也故次里仁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孔曰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縲黑索絏也所以拘罪人疏子謂至妻之。正義曰此章明弟子公冶長之賢也子謂公冶長可妻也者納女於人曰妻孔子評論弟子公冶長德行純備曰女與之爲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者縲黑索絏攣也古獄以黑索拘攣罪人於時冶長以枉濫被繫故孔子論之曰雖在縲絏之中實非其冶長之罪也以其子妻之者論竟遂以其女子妻之也。註孔曰至罪人。正義曰云冶長弟子魯人也者案家語弟子篇云公冶長魯人字子長案人間世忍耶孔子以女妻之又案史記弟子傳云公冶長齊人而

云魯人用家語爲說也張華云公冶長蓋在陽城蓋城東南五里所基極高舊說冶長解禽語故繫之縲絏以其不罪也今不取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王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用

疏子謂南容至妻之。正義曰此章孔子評論弟子南容之賢行也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此南容之德也若遇邦國有道則常得見用在官不被廢棄若遇邦國無道則必危行言遜以脫免於刑罰戮辱也以其兄之女與之爲妻也。註王曰至見用。正義曰云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者此家語弟子篇文也案史記弟子傳云南宮括字子容鄭註檀弓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以昭七年左氏傳云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以事仲尼以南宮爲氏故世本云中孫貜生南宮縚是也然則名縚名括又名閱字子容氏南宮本孟氏之後也

子謂子賤孔曰子賤魯人弟子孫不齊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包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賤安得此行而學行之

疏子謂子賤至取斯。正義曰此章論子賤之德也君子哉若人者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者此評論之辭也因美魯多君子故曰有君子之德哉若此人也魯國若更無君子者斯子賤安得取斯君子之德行而學行之乎明魯多君子故子賤得學爲君子也。註孔曰至不齊。正義曰案家語弟子篇云宓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爲單父宰有才知仁愛百姓不忍欺之故孔子大之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孔曰言女器用之人

疏子貢至瑚璉也。正義曰此章明弟子子貢之宗廟之器貴者德也子貢曰賜也何如者子貢見夫子歷說諸弟子不及於己故問之曰賜也已自不知其行何如也子曰女器也夫子答之言女器用之人也曰何器也者子貢重得夫子言已爲器用之人但器有善惡猶未知已器云何故復問之也曰瑚璉也者此未子又爲指其定分瑚璉黍稷之器宗廟之器貴者也言女是貴器也。註包曰至貴者。正義曰云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者案禮器位尊之人簋註云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鄭註周禮舍人云方

曰董圃曰簠如記文則夏器名璉（疏）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註此論語賈服杜等註左傳皆云夏曰瑚或引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馬曰雍弟子仲弓名姓冉

子曰焉用佞

孔曰憂其佞人口給捷給數為人所憎惡（疏）或曰至用佞。正義曰此章明仁不須佞也或曰雍也仁而不佞者佞口才也或有一人言於夫子曰弟子冉雍雖身有仁德而口無才辯或人嫌其德未備也子曰焉用佞者夫子語或人言仁人安用其口給人以口給憂憎於人者夫子更為或人說佞人之短憂數也言佞人禦當於人以口才捷給憂憎於人則佞人謂數為人所憎惡也不知其仁焉用佞者言佞人既數為人所憎惡則不佞其實仁德之人復安用其佞邪。註馬曰雍弟子仲弓名冉耕字仲弓鄭玄曰魯人也。註孔曰至憎惡。正義曰憂數也者釋言云憂亟也郭璞云亟亦數也云佞人口辯捷給數謂人所憎惡者案左傳云寡人不佞服虔云佞才也不才者自謙之辭也而此云焉用佞禦人以口給憂憎於人則佞非善事而以不佞為謙者佞是口才捷利之名本非善惡之稱但為佞有善惡耳為善捷敏是善佞祝鮀是也為惡捷敏是惡佞即遠佞人是也但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言之難多情或不信故云焉用佞耳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孔曰開弟子漆雕開名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疏）鄭曰善其志道深。正義曰此章明弟子漆雕開之行子使漆雕開仕者弟子姓漆雕名開孔子使之仕進也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者開意志於學道不欲仕進故對曰吾於斯仕進之道未能信言未能究習也子說者孔子見其不汲汲於榮祿知其志道深故喜說也。註孔曰至究習。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漆雕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

馬曰桴編竹木大者曰栰小者曰桴

子路聞之喜

孔曰喜與己俱行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鄭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曰子路聞孔子欲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取哉言唯取於己古字材哉同（疏）子曰至取材。正義曰歲章仲尼患中國不能行己

之道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者桴竹木所編小桴也言我之
善道中國既不能行即欲乘其桴桴浮渡于海而居九夷庶
幾能行已道也從我者其由與者由子路名以子路果敢有
勇故孔子欲令從已意未決定故云與以疑之子路聞之喜
者喜夫子欲與已俱行也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
孔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以此戲之耳其說有二一以爲材
桴材也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無所
取於桴材也示子路令知已但歎世無道耳非實即欲浮海
也一曰材讀曰哉子路聞孔子欲浮海便喜不復顧望孔子
之微意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取哉者言唯取於已無
所取於他人哉○註馬曰至曰桴○正義曰云桴編竹木大
者曰筏小者曰桴者爾雅云舫泭也郭璞云水中簰筏也方言云泭謂之簰簰謂
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方舫泭浮音義同也

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孔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又問子曰
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孔曰賦兵賦不知其
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
可使爲之宰也孔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宰家臣不
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
使與賓客言也馬曰赤弟子公西華有容儀可使爲行人不知其仁也

疏孟武至仁也○正義曰此章明仁之難也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者魯大夫孟武伯問於夫子曰弟
子子路有仁德否乎夫子以爲仁道至大不可全名故荅曰不知也又問者武伯意其子路有仁故夫子雖荅以不知又
復問之也子曰由也千乘之國者此夫子更爲武伯說子路之能言由也有勇千乘之大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言仁道則不全也求也何如
者此句又武伯問辭言弟子冉求仁道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者此孔子又荅
武伯以冉求之能也言求也若卿大夫千室之邑百乘卿大
夫之家可使爲之邑宰也仁則不知也赤也何如者此句又
武伯問辭言弟子公西赤仁道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
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者此孔子又荅以公西赤之
才也言赤也有容儀可使爲行人之官盛服束帶立於朝廷

可使與鄰國之大賓小客言語應對也仁則不知○註孔曰賦兵賦○正義曰案隱四年左傳云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服虔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正謂以兵從也其賦法依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四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也○註孔曰至家臣○正義曰云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者大夫云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鄭計云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又鄭註云采地一同之廣輪也然則此云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者謂卿大夫采邑地有一同民有千家者也左傳曰唯卿備百邑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故知百乘之家地一同也○註馬曰至行人○正義曰云赤帶子公西華者案史記弟子傳云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云有容儀可使爲行人者按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之職掌賓客之禮儀及朝覲聘問之事言公西華任此官也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孔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包曰既然

予貢不如顏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疏子謂至如也○正義曰此美顏回之德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也孔子乘間問弟子子貢曰女之才能與顏回誰勝對曰賜也何敢望回者望謂比視子貢稱名言賜也才劣何敢比視顏回也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者子貢更言不敢望回之事假設數名以明優劣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顏回亞聖故聞始知終子貢識淺故聞一纔知二以明已與回十分及二是其懸殊也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弗者不之深也既然荅子貢不如又恐子貢慚愧故復云吾與女俱不如欲以安慰子貢之心使無慚也宰予晝寢孔曰宰予弟子宰我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包曰朽腐也雕雕琢刻畫糞土之牆不可杇也王曰杇鏝也此二者以喻雖施功猶不成於予與何誅孔曰誅責也今我當何責於女乎深責之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孔曰改是聽言信行更察言觀行發於宰

我之晝寢（疏）宰予至汝是○正義曰此章勉人學也宰予晝寢者弟子宰我晝日寢寐也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者此孔子責宰我之辭也朽腐也雕琢刻畫也杇鏝也言腐爛之木不可雕琢刻畫以成器物糞土之牆易為施壞不可杇鏝塗填以成華美此二者以喻人之學道當輕尺璧而重寸陰今乃墮惰晝寢雖欲施功教之亦終無成也於予與何誅者誅責也與語餘言於宰予何足責乎謂不足可責乃是責之深也然宰我處四科而孔子深責者責之以教弟宰我非實惰學之人也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者與亦詔餘以宰予嘗謂六子言已勤學今乃是言與行違故孔子之曰始前吾於人也其所言即信其行以為人皆言行相副今後吾於人也雖其言更其行待其相副然後信之因發於宰予晝寢言行相違改是言信行更察言行也○註包曰宰予弟子宰我○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云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也○註王曰朽腐也○正義曰宮云謂之朽郭云況也李巡曰一名朽塗上之作具也然則朽是塗之所用因謂泥為朽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包曰申人）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孔曰慾多情慾）（疏）子曰至得剛○正義曰此章明剛者夫子以時皆柔佞故云吾未見剛者剛謂質直而理者也孔子之言乃對曰申棖者或對曰申棖者或人聞或人言剛者質直寡欲今棖也多情慾慾既多或私佞媚安得剛乎○註包曰申棖魯人○正義曰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馬曰加陵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孔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疏）子貢至及也○正義曰此章明子貢之志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者加陵也諸於也子貢言我不欲他人以非義加陵於己吾亦欲無以非義加陵於人也子曰賜也非尔所及也者尔女也夫子言使人不加非義於己亦為難事故曰賜也此事非女所能及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章明也文彩形質著見可以耳目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性者人之

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而聞也

疏 子貢至聞也○正義曰此章言夫子之道深微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者章明也子貢言夫子之述作威儀礼法有文彩形質著明可以耳听目視依循孝習故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者天之所命人所受以生是性也自然化育元亨日新是天道也与及也子貢言共夫子言天命之性及元亨日新之道其理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注性者至聞也○正義曰云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者中庸云天命之謂性註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礼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孝經說曰性者子之質命人所禀受度也言人感自然而生有賢愚吉凶或義若天之付命還使之然其實自然天性故云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云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者案易乾卦云乾元亨利貞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加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謂天之体性生養万物善之大者莫善於生元為萬生之宗故言元者善之長也加美也言天能通暢万物使物加美而會聚故云加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者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貞者事之幹者言天能以中正之氣成就万物使物皆得幹济此明天之德也天本無心豈造元亨利貞之德也天本無心豈造元亨利貞之名也但聖人以人事說之謂此自然之勢為天之四德也此但言元亨者舉言之也天之為道生生相續而然故謂之道云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以其自然性及天之自然之道皆不知所以然而然是其理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孔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

疏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者恐有聞正義曰此章言子路之志也子路於夫子之道前有所聞未能及行唯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孔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圉文謚也

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曰敏者識之疾也

疏 子貢至文也○正義曰此章言文為美謚也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者言文是謚之美者故問衛大夫孔圉有何善行而得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者此夫子為子貢說文子之美行也敏者疾也下問問凡在己下者言文子於識疾而又好學有所未辨不羞恥於問己下之人有此美行是

以謚謂之文也○註孔曰至謚也○正義曰云孔文子衛大夫孔圉者左傳文也云文謚也者案謚法云勤學好問曰文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孔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疏

子謂至也義○正義曰此章美子產之德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者孔子評論鄭大夫子產事上使下有君子之道四焉下文是也其行己也恭者也言己之所行常能恭順不違忤於物也其事上也敬者二也言承事在己之人及君長則忠心復加謹敬也其養民也惠者三也言愛養於民振之賙無以恩惠也其使民也義者四也義宜也言役使下民皆於禮次得宜不妨農也○註孔曰至孫僑○正義曰案左傳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名僑公子之子稱公孫襄三十年執鄭國之政故云鄭大夫公孫僑也公子發字子國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謂後而言故後或謂之國僑子

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周曰齊大夫晏嬰謚平謚名嬰疏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正義曰此章言齊大夫晏嬰謚平仲則久而愈敬所以為善○註周曰至名嬰○正義曰云齊大夫晏嬰者左傳文知之是晏桓子之子也謚法治而清省曰平子

曰臧文仲居蔡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謚也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山節藻梲包曰節者栭也刻鏤為山梲者梁上楹畫為藻文言其奢侈何如其知也孔曰非時人謂之為知疏

子曰至知也○正義曰此章明臧文仲不知也子曰臧文仲居守之言其僭也山節者節栭也刻鏤為山形故云山節藻梲者藻水草有文者也梲梁上短柱也畫為藻文故云藻梲此言其奢侈也何如其知也者言僭奢若此是不知也所以非時人謂之為知○註包曰至僭也○正義曰云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者案世本孝公生僖伯彄彄註京伯達達生伯氏駢駢生文仲辰則辰是公子彄曾孫也彄字子臧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故謚曰臧也云文謚也者謚法云道德博厚曰文云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者漢書食貨志云元龜為蔡家語孫子問禮孔子云龜出蔡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是大蔡為大龜蔡是龜之名耳鄭因包咸皆云出蔡地因

以爲名未知孰是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爲寶故知龜長尺二寸此國君之守龜焉氏爲大夫而居之故云僭也○註包曰至奢侈○正義曰云節者栭也者釋宮文云栭謂之梲者釋宮云梁上楹謂之梲栭謂之楶郭璞曰梲侏儒柱也楶即櫨也此言山節者謂刻鏤柱頭爲斗栱形如山也藻稅者謂畫梁上短柱爲藻文也此是天子廟飾而文仲僭爲之故言其奢侈文二年左傳仲尼謂之作虛器言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孔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鬬名穀字於菟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孔曰皆齊大夫崔杼所弒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孔曰文子辟惡逆去無道求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有可目者疏子張至得仁○正義曰此章明仁之難成也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一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者弟子子張問於孔子曰楚大夫令尹子文三被任用仕爲令尹之官而無喜見於顏色三被已退無慍懟之色舊令尹之政令規矩必以告新令尹慮其未曉也子文有此美行子張疑可謂仁故問曰何如子曰忠矣者孔子答之爲行如此是忠臣也曰仁矣乎者子張復問子文此德可謂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者孔子答言如其所說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者此子張又舉齊大夫陳文子之行而問孔子也崔子崔杼也爲齊大夫作亂弒其君光陳文子惡之故家雖富有馬十乘謂四十匹也而棄捐棄遠去之至於他國亦遇其亂陳文子則曰猶吾齊大夫崔子也而違去之復往一他邦則又曰猶吾齊大夫崔子也而違去若此其人何如子曰清矣者孔子答言文子辟惡逆去無道

求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可止者可謂清矣矣曰仁矣乎者子張意其爲仁故復問之曰可以爲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者孔子荅言據其所聞但是清耳未知他行安得仁乎○註孔曰至於免○正義曰案宣四年左傳云初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母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實爲令尹子文是也令尹宰也周礼六鄉太宰爲長遂以宰爲上鄉之號楚臣令尹爲長從他國之言或亦謂之宰宣十二年左傳云蔿敖爲宰是也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爲名皆取其正直也○註孔曰至去之○正義曰云皆齊大夫者並見春秋故知之云崔杼作亂者左襄二十五年云四十四馬者古以四馬共駕一車因謂四匹爲乘繼言十乘故知四十匹也

季子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鄭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乃三思○疏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正義曰此章美魯大夫季文子之德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皆三思之然後乃行常寡過咎孔子聞之曰不必乃三思但再思之斯可矣○註鄭曰云云三思○正義曰案春秋文六年經書季孫行父如晉左傳曰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礼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杜預云所謂文子三思故知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謚法云道德博厚曰文

子曰甯武子

馬曰衛大夫甯俞武謚也

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孔曰佯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疏子曰至及也○正義曰此章美衛大夫甯武子之德也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者此其德也若遇邦國有道則顯其知謀若遇無道則韜藏其知而佯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者言有道則知人或可及佯愚似實不可及也○註馬曰衛大夫甯俞武謚云云○正義曰案春秋文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左傳曰衛侯使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少爲肄業及之也杜元凱註云此其愚不可及也是甯武子即甯俞也謚法云剛彊直理曰武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孔曰簡大也孔

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簡者進取於大道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之耳遂歸

疏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正義曰此章孔子在陳既久言其欲歸之意也與語辭再言歸與者思歸之深也在者進取也簡大也斐然文章貌言我所以歸者以吾鄉黨之中末學之小子等進取大道妄作穿鑿斐然而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故我當歸以裁之耳遂歸也不即歸而言此者恐人怪已故言此為辭耳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孔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

疏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正義曰此章美伯夷叔齊二人之行不念舊時之惡而欲報復故希為人所怨恨也○註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正義曰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太史公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者是也孤竹北方之遠國名地理志遼西令支有孤竹城應劭曰故伯夷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

孔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

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孔曰乞之四鄰以應求

疏子曰孰謂微生高直者不應委曲也孰誰微生高直者孰誰也孔子曰誰言魯人微生高性行正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者此孔子言其不直之事醯醋也醋之也或有一人就微生高乞醯時自無之即可答云無高乃乞之其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為直人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

孔曰足恭便僻貌

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孔曰左丘明魯太史

匿怨而友其人

孔曰心內相怨而外詐親

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疏子曰至恥之○正義曰此章言[illegible]以為可好言語令善顏色便辟其足以為恭謂前[illegible]足為恭也一曰足將樹切足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善[illegible]

媚於人也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者左丘明魯太史[illegible]
經於仲尼者也恥此諸事不爲適合孔子之意故云[illegible]
之匿怨而友其人者友親也匿隱也言心內隱其怨[illegible]
貌詐相親友也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者亦俱恥而不[illegible]也
○註孔曰足恭便僻貌○正義曰此讀足如字便僻[illegible]
盤僻其足以爲恭也○註左丘明魯太史○正義曰漢書藝
文志文者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
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孔曰憾恨也顏
淵曰願無伐善孔曰不自稱己之善無施勞孔曰不以勞事置施於人子
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
者懷之孔曰懷歸也疏顏淵季路侍者顏淵季路各言其志也顏淵季路侍者
二弟子侍孔子也坐在尊旁曰侍子曰盍各言爾志者爾汝
也盍何不也夫子謂二弟子曰何不各言其心中之所志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者憾恨也
裘以輕者爲美言願以己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而

敝之而無恨也此重義輕財之志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
勞者誇功曰伐言願不自稱己之善不置施勞役之事於
人也此仁人之志也子路曰願聞子之志者二子各言其志
畢子路復問夫子曰願聞子之志古者師師曰子子曰老者
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者此夫子之志也懷歸也言已願
老者安己事之以孝敬也朋友信己待之以不欺也少者歸
己施之以恩惠也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
訟者也包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疏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
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正義曰此章疾時人有過莫能自責也訟猶責也已終也吾未
見有人能自見其己過而內自責者也言將終不復見故云已矣乎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
之好學也疏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李也○正義曰此章夫子言己勤
學也十室之邑邑之小者也其邑雖小亦不誣之必有忠信如我者焉但不如我之好學不厭也衛瓘讀焉於句下
句首焉猶安也言十室之邑雖小必有忠信如我者也安不如我之好學也言亦不如我之好學也義並得通故且存焉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五

GPO